《北齊地理志》淮南部分補正(十六)

周　運　中

九八、南司州

《隋書・地理志下》黄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黄州,置總管府。又有安昌郡,開皇初郡廢。"《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七黄州黄陂縣:"三國時,劉表爲荆州刺史,以此地當江漢之口,懼吴侵軼,建安中,使黄祖於此築城鎮遏,因名黄城鎮,周大象元年,改鎮爲南司州,並置黄陂縣。"《施志》引《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573)十月丙辰詔曰"以黄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證南司州置於北齊,治黄城,又認爲安昌郡下不能没有領縣,則安昌郡及黄陂縣亦置於北齊。

按:《北周地理志》卷六黄州據《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一黄陂縣:"北齊武帝置南司州,後周置黄州,大象元年拓淮,於古黄州西四十里獨家村置黄陂縣。"則黄城在今黄陂治東四十里,《施志》未考黄城所在。黄城不可能是北齊南司州治所,因爲《陳書》説克黄城,置司州及安昌郡,不説克司州城。《元和郡縣圖志》黄陂縣:"安昌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此安昌城即北齊安昌郡所在,陳遷治黄城。北齊已有司州、南司州,這個南司州只有《隋書・地理志》記載,其存在值得懷疑。

一〇〇、北江州

《地形志》北江州:"蕭衍置,魏因之。治鹿城關。"《施志》引《讀史方輿紀要》黄州府鹿城關近木蘭故城。

按:《讀史方輿紀要》黄陂縣木蘭山在縣北七十里,而《同治黄陂縣志》卷二《關市》:"鹿城關,在縣北一百里。"①則在今黄陂縣北,離木蘭山有三十里。前人謂近木蘭山,是未細究。

① 《同治黄陂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336種,成文出版社,1976年。

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誌銘》考釋

劉　鳳　翥

一、序　説

遼代耶律宗教墓位於今遼寧省北鎮市鮑家鄉高起村西北三華里處豎巫閭山東麓的一谷地陽坡崖下。四周群山環抱,南面低平開闊。1982年文物普查時被發現。1991年5月17日至6月4日,錦州市考古工作隊的魯寶林、辛發、吴鵬和北鎮市文物管理處的周洪山、趙傑、劉軍、吴炎亮等同志對該墓進行了清理。

該墓係磚築多室墓。由墓道、墓門、甬道、左右耳室及主室組成。墓門南向,方向爲南偏東45度。主室爲八角形,每邊長2.5米,壁牆高1.7米,采用側立、平卧交替砌法。其上則層層叠澀内收形成穹窿頂,券深1.08米,主室高4.8米。方磚鋪地。清理時發現在正西和西南面墓壁底部殘存腐朽的柏木枋,枋上隱約可見彩色塗料。可知主室及耳室内壁原都鑲有彩繪的柏木結構。墓葬由於早期多次被盗,此次清理僅出土了墓誌一盒、琥珀飾件一件、琥珀珠五件、銅泡釘一件、銅飾件一件、銅帽鐵釘十九件、銅鎖一件、"開元通寶"銅錢二枚、"太平通寶"銅錢一枚、"至道元寶"銅錢一枚、鐵門釘十七件以及一些陶瓷殘片等。墓葬的詳細情況已經有發掘報告發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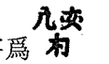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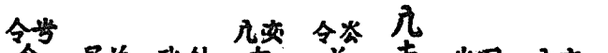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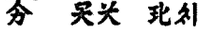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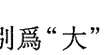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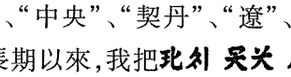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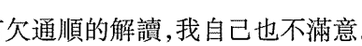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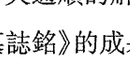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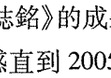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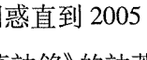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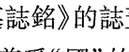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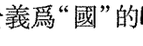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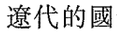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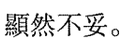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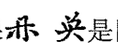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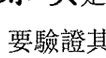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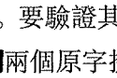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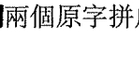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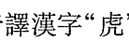
墓誌出土於甬道,爲青緑色砂岩質。墓誌蓋呈盝頂形,長107釐米,寬106釐米,厚17釐米。誌蓋中央臺面陰刻篆體漢字三行,凡十二字:"大契丹國廣陵郡王墓誌銘記"。四周斜面綫刻十二生肖神像,頭戴巾幘,身着圓領長袍,手持笏板。誌蓋背面陰刻契丹小字三十六行。誌石長107釐米,寬106釐米,厚17釐米。陰刻楷體漢字三十三行。契丹小字墓誌先後發表過閻萬章、劉鳳翥等人的考釋文章②。現在根據學界對契丹小字的最新研究成果,

① 魯寶林、辛發、吴鵬《北鎮遼耶律宗教墓》,《遼海文物學刊》1993年第2期,第36—42、1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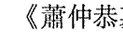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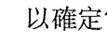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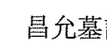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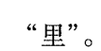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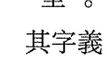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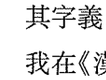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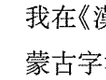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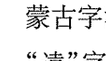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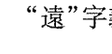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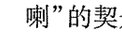
② 閻萬章《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誌銘〉考釋》,《遼海文物學刊》1993年第2期,第112—117、160頁。劉鳳翥、周洪山、趙傑、朱志民《契丹小字解讀五探》,臺北《漢學研究》第13卷第2期,1995年12月,第313—34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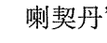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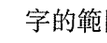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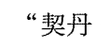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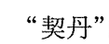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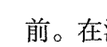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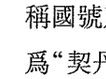
特對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誌銘》(以下簡稱《教誌》)做些考釋,如有不妥之處,尚乞海内外博雅不吝賜教。

二、墓誌的題目和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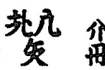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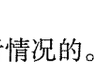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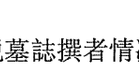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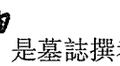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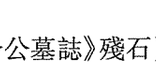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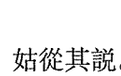
《教誌》第一行現在殘去了第五至第十共六個字,但《教誌》剛出土時,字是全的。《遼海文物學刊》1993 年第 2 期發表的魯寶林、辛發、吴鵬等《北鎮遼耶律宗教墓》一文中在該刊第 41 頁所刊《教誌》初拓本的照片字是全的。此初拓本最後落入已故契丹文字專家閻萬章先生手中。1994 年 8 月 28 日中午,我去閻萬章先生府上拜訪時,閻先生給我看了《教誌》的該初拓本。殘去的六個字爲。把殘去的六字補上,《教誌》第一行的前十三個字爲。這是《教誌》的題目。於義分别爲"大"、"中央"、"契丹"、"遼"、"國之"、"故"、"廣"、"陵"、"郡"、"王之"、"墓"、"誌"、"銘"。長期以來,我把釋爲"哈喇契丹國"。此《教誌》第一行的按着我以前的解讀思路應爲"契丹哈喇國之"。這種有欠通順的解讀,我自己也不滿意。甚至直到 2004 年 11 月我發表研究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銘》的成果時,把契丹大字仍釋爲"大契丹哈喇國"③。這種無奈和困惑直到 2005 年冬季,我解讀契丹大字《耶律祺墓誌銘》時,才得以克服。我發現《耶律祺墓誌銘》的誌蓋和誌石均以四個字開頭。夾在於義爲"大"的字和於義爲"國"的字之間,顯然應爲國號。按着以往的解讀模式,則此四字應釋爲"大哈喇國"。遼代的國號只有"大遼國"或"大契丹國",没有"大哈喇國"。把音譯爲"哈喇"顯然不妥。契丹大字或均被我解讀爲"契丹",已經得到國内外學界的認同。如果是國號,則舍"遼"莫屬。把釋爲"遼"僅僅是一種假設,是否正確需要驗證。要驗證其是否爲"遼"首先要確定其讀音。等同於契丹小字,而是由和兩個原字拼成的單詞。通過解讀契丹小字中的漢語借詞"龍虎衛上將軍",得知原字可音譯漢字"虎",因而把它擬音爲[xu]。即實先生釋出契丹小字是

③ 劉鳳翥、王雲龍《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銘〉之研究》,《燕京學報》新第 17 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1 月,第 91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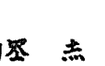
《蕭仲恭墓誌銘》中墓誌主人的名字"术里者"④。是由、、三個原字拼成,可以確定它們分别讀"术"、"里"、"者"。從而得知讀"虎里"。通過解讀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銘》,知道契丹大字讀"户",而契丹大字與契丹小字的原字對應,也應音"里"。知道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讀"虎里"或"户里"之後,我們再根據讀音求其字義,但文獻中並没有留下契丹語"遼"的音讀資料。我就到契丹語的親屬語言中去找。我在《漢蒙詞典》中,找到了漢字"遼"字,下面注了一個蒙古字 ,但没有用拉丁字給這個蒙古字注音⑤。我又在《蒙漢詞典》找到了該蒙古字,注音爲 xola,釋義爲"遠"⑥。"遼"與"遠"字義相通。xola 與"虎里"或"户里"以及"哈喇"的讀音均相近。因此,以前音譯爲"哈喇"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我一律改意釋爲"遼"。終於發現以前所釋讀的"哈喇契丹"和"契丹哈喇"原來都是"遼·契丹"和"契丹·遼"。從而得出結論:在使用契丹文字的範圍内,遼代實行"遼·契丹"或"契丹·遼"的雙國號制⑦。又發現在什麽情况下使用"契丹·遼",又在什麽情况下使用"遼·契丹"是有規律可循的。在漢字文獻中稱國號爲"契丹"的時候,在契丹文字中稱國號爲"契丹·遼",即把雙國號中的"契丹"置於"遼"之前。在漢字文獻中稱國號爲"遼"的時候,在契丹文字中稱國號爲"遼·契丹",即把雙國號中的"遼"置於"契丹"之前。遼朝中期漢字文獻中從統和元年(983)至咸雍二年(1066)是稱國號爲"契丹"的時期⑧。《教誌》刻於重熙二十二年(1053),正是漢字文獻中應當稱國號爲"契丹"的時期。所以《教誌》才用把"契丹"置於"遼"之前的"契丹·遼"這種雙國號。

《教誌》第一行在題目之下有兩行原字。第一行爲。這是字分解爲原字書寫的形式。在此處應把它們拼成單詞。此單詞於義爲"序言"的"序"和"朔望"的"朔"。在此處爲"序"。第二行原字爲。這是字分解爲原字書寫的形式。在此處應把它們拼成單詞。此單詞於義爲"并"。漢字墓誌銘中一般作"并序",不作"並序"。故在此處於義爲"并"。"序并"按漢語語序爲"并序"。

④ 即實《謎林問徑——契丹小字解讀新程》,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 467 頁。
⑤ 内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蒙古語言文字研究所編《漢蒙詞典》(增訂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962 頁。
⑥ 内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院蒙古語文研究所編《蒙漢詞典》(增訂本),内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653 頁。
⑦ 劉鳳翥《契丹大字〈耶律祺墓誌銘〉考釋》,《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 年第 1 期,第 52—54 頁。劉鳳翥《從契丹文字的解讀談遼代契丹語中的雙國號——兼論"哈喇契丹"》,《東北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4 頁。
⑧ [宋]葉隆禮撰,賈敬顔、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63、89 頁。

《教誌》第一行的  於義分別爲“字於”、“□”、“郎君”、“□”、“撰”。這是説墓誌撰者情況的。字雖然於義不詳,但可以推測它是  字的謂語。 是墓誌撰者的身份。我們假定它爲“擅長於文字的郎君”之義,以待來日之驗證。字在此處爲墓誌撰者名字,此字在《蕭仲恭墓誌銘》第六行和第五十行都是作“庚”解,但契丹語中是用五個單詞表示十個天干,其本義究竟是“五行”還是“五色”在學界尚無共識,至於其讀音更未被確切構擬,因而目前無法音譯字。還撰寫過《蕭高寧·富留太師墓誌銘》(舊稱《蕭令公墓誌》殘石)和《蕭圖古辭墓誌銘》。其全名應爲 。已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英制高級講師阮廷焯(字丙齋,1936—1993)博士把於義爲“撰”的  擬音爲[tʂalu][9]。姑從其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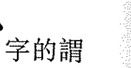
三、《教誌》主人的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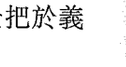
《教誌》第二行的  於義分別爲“大”、“王”、“諱”、“驢糞(旅墳)”、“第二個名”、“慈寧”。漢字《耶律宗教墓誌銘》(以下簡稱《漢教誌》)稱“王諱宗教,字希古,實孝成皇帝之諸孫,孝貞皇太叔之胤子”。閻萬章先生最先考證清楚“從漢字誌文所記耶律宗教歷任官職來看,(耶律宗教)當即《遼史·聖宗紀》和《興宗紀》所記之‘旅墳’,亦即《皇子表》和《皇族表》所記之‘驢糞’,‘旅墳’和‘驢糞’的讀音相近,知是不同的音譯”[10]。閻先生釋 爲人名“旅墳”。契丹人的契丹語名字的全名一般包括“孩子名”和“第二個名”兩部分。兩部分可以合起來用,也可以單獨用。合起來用的時候,“第二個名”居於“孩子名”之前,即後來居上。“第二個名”一般帶有詞尾原字,例如此處的。(慈寧)是“第二個名”,(驢糞)是“孩子名”。二者合起來用時作(慈寧·驢糞)。契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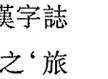
⑨ 阮廷焯《若干契丹大字之解讀》,《第三十五屆世界阿爾泰學會會議記録》,臺北聯合報國學文獻館,1993 年,第 517—52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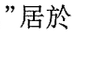
⑩ 閻萬章《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誌銘〉考釋》,《遼海文物學刊》1993 年第 2 期,第 112—114 頁。以下所引閻萬章考釋《教誌》成果,皆引自此文,不再出注。

没有“字”的概念。漢文文獻例如《遼史》往往按着漢族的習慣把契丹人的契丹語名字中的“第二個名”處理爲“字”。

《教誌》第三行的  於義分别爲“祖”、“父”、“耶律”、“宗室之”、“第五”、“汗”、“景”、“宗”、“皇帝”。再緊接着的字應該是景宗皇帝的名字。《遼史》謂“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11]。《契丹國志》稱“景宗諱明記,更名賢”[12]。但字的擬音與“賢”、“賢寧”、“明扆”和“明記”的讀音均不合。其是否是景宗皇帝的名字尚存疑。

《教誌》第三行的  於義分别爲“父”、“秦”、“晉”、“國”、“王”、“景”、“宗”、“皇”、“帝之”、“第二”、“子”。是説《教誌》主人的父親是秦晉國王,而秦晉國王是景宗皇帝的第二個兒子。

《教誌》第三行的 於義分别爲“大”、“王”、“秦”、“晉”、“國”、“王之”、“大”、“兒子”。“大王”是主語,代指《教誌》主人。從《教誌》題目知道《教誌》主人的爵位是“廣陵郡王”,所以可以稱他爲“大王”。他是秦晉國王的長子。閻萬章先生考證,他雖然是長子,但却是庶子。因而《漢教誌》説他是“孝貞皇太叔之胤子”,没有説他是長子。孝貞皇太叔就是秦晉國王耶律隆慶。耶律隆慶的嫡長子是耶律宗政。《教誌》第三行的  於義分别爲“母”、“穆里給”、“遲女”、“娘子”。這是説《教誌》主人的母親是穆里給·遲女娘子。《教誌》主人母親的名字是由“穆里給”和“遲女”兩個單詞組成的。可以用其中的任何一個單詞來稱呼她。例如《漢教誌》就稱呼她爲“遲女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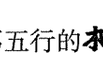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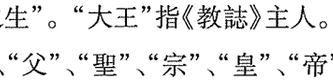
《教誌》第四行的  於義分别爲 “丹”、“國之”、“聖”、“汗”。《漢教誌》稱“母曰蕭氏,故渤海聖王孫女,遲女娘子也”。遼太祖滅渤海之後,把渤海改稱“東丹”。然而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中均稱東丹爲“丹國”[13]。渤海國王室姓“大”,並不姓“蕭”。然而契丹人把凡是與耶律氏結婚的非蕭氏的女人往往按着“耶律”、“蕭”兩個姓氏互婚的定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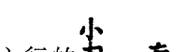
⑪ [元]脱脱等撰《遼史》卷八《景宗本紀上》,中華書局,1974 年,第 89 頁。

⑫ [宋]葉隆禮撰,賈敬顔、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第 57 頁。

⑬ 劉鳳翥《從契丹文字的解讀説“東丹”國號》,《東北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41—42 頁。

改稱蕭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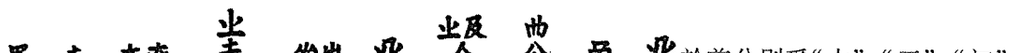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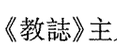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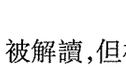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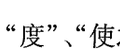
《教誌》第五行的爲漢語借詞“承天皇太后”之音譯。承天皇太后是《教誌》主人的祖母。據《漢教誌》,耶律宗教薨於重熙二十二年(1053),享年六十二歲。據此推算,他應生於統和九年(991)。承天皇太后崩於統和二十七年(1009)⑭。耶律宗教誕生的時候,他祖母承天皇太后還活着。直到他十八歲時,他祖母承天皇太后才故去。《教誌》第五行出現的“承天皇太后”與《教誌》主人有關。《教誌》第五行的於義爲“大王之生”。“大王”指《教誌》主人。同行的於義分別爲“伯”、“父”、“聖”、“宗”、“皇”、“帝”、“子”、“成爲”。字的本義是“兄”。字於義爲“父”。是一個詞組,“兄父”即“父之兄”亦即“伯父”。我們推測,《教誌》主人生下來之後,他的祖母承天皇太后很喜歡他,命他的伯父聖宗皇帝把他當兒子養着,他遂成爲他伯父聖宗皇帝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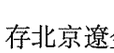
《教誌》第六行的於義分別爲“同胞之”、“弟”、“猪糞”、“太師”、“大”、“王”。據《遼史》卷六六皇族表,耶律隆慶有五子:“魏國王查葛;豳國王遂哥;陳王謝家奴;遼西郡王驢糞;漆水郡王蘇撒。”閻萬章先生根據漢字《耶律宗政墓誌銘》、《耶律宗允墓誌銘》和《遼史》的相關記載,已經考證清楚耶律宗政、耶律宗德、耶律宗允爲耶律隆慶的嫡妻所生。耶律宗政就是查葛,耶律宗德就是遂哥,耶律宗允就是謝家奴。耶律宗教就是驢糞,是耶律隆慶的庶子。此處耶律宗教的“同胞之弟猪糞太師大王”不言而喻就是《遼史·皇族表》中的“漆水郡王蘇撒”。《遼史》卷一六《聖宗本紀七》開泰九年五月條有“癸酉,以耶律宗教檢校太傅,宗誨啓聖軍節度使”。宗教與宗誨同時提到,我推測這個宗誨就是“漆水郡王蘇撒”,即耶律宗教的胞弟猪糞。契丹族和漢族一樣,給孩子命名時有文雅和醜陋兩個相反的取向。漢人不雅的小名叫“阿狗”、“阿猫”、“醜兒”、“禿子”者司空見慣。契丹人蕭术哲的女兒叫“醜女哥”。因而“驢糞”、“猪糞”的命名不足爲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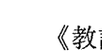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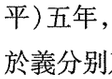
四、《教誌》主人的事迹

《教誌》從第六行的下半行至第十行的上半行可解讀的字很少。《教誌》第十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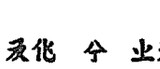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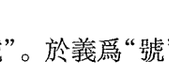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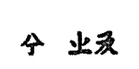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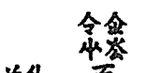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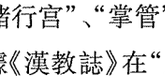
⑭ [元]脱脱等撰《遼史》卷一四《聖宗本紀五》,第 16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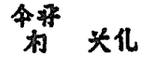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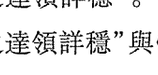
於義分別爲“大”、“王”、“初”、“防”、“禦”、“使”、“拜”、“觀”、“察”、“使”。“防禦使拜”按漢語語序爲“拜防禦使”。是説《教誌》主人最初是拜防禦使,接着封“觀察使”等號。《教誌》第十行的字目前雖然尚未被解讀,但根據其多次出現的位置可以推測它可能是地名。《教誌》第十行的等同於字。字出現在《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第四行,下面連接於義爲“首長”的。可以推測其爲“州之”、“地之”或“城之”。《教誌》第十一行的於義分別爲“度”、“使之”、“號”。契丹文字中經常用“度使”省稱“節度使”。字中的是詞幹,是複數格詞尾。《教誌》第十一行的於義爲“封”。它之前的雖然目前尚不能解讀,但可以推測它是修飾“封”的。是説《教誌》封號有防禦使、觀察使、節度使等多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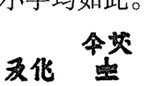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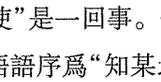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一行的於義分別爲“王子”、“郎君”、“詳穩”。《漢教誌》有“開泰八年,始授王子郎君將軍”。“王子郎君詳穩”即“王子郎君將軍”。《教誌》第十一行的於義分別爲“塌母里”、“城之”、“度”、“使”。“塌母里城”在《遼史》卷九六《耶律敵烈傳》中作“塌母城”。耶律敵烈即耶律迪烈。其契丹小字墓誌銘現存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耶律迪烈墓誌銘》第二十五行的於義分別爲“塌母里”、“城之”、“度”、“使之”、“事”⑮。“塌母里城”可能是《遼史·地理志一》中的“塔懶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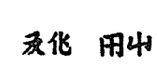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一行的於義分別爲“南”、“院”、“林牙”。《漢教誌》稱“(太平)五年,南面林牙”。與此相符合。《教誌》第十一行的於義分別爲“應”、“州之”、“宜”、“州之”、“度”、“使”。據《遼史》地理志,彰國軍治所在應州,崇義軍治所在宜州⑯。《漢教誌》稱“(太平)七年,出領彰國軍節度使,俄換崇義節制”,與《教誌》第十一行的記載相吻合。

⑮ 盧迎紅、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0 年第 1 期,第 51 頁。
⑯ [元]脱脱等撰《遼史》卷四一《地理志五》和卷三九《地理志三》,第 513、48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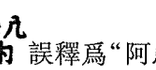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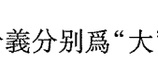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二行的於義分別爲“南”、“院”、“副”、“部”、“署”、“等”、“號”。於義爲“號”的字中的是詞幹，是複數格附加成分，是造格詞尾。按漢語語序可譯爲“以南院副部署等號”。這與《漢教誌》“（重熙）七年，入爲南面契丹諸行宫副部署”的記載相吻合。《教誌》第十二行的於義分別爲“部”、“署之”、“號”、“封”、“契丹”、“諸行宫”、“掌管”、“成爲”。按漢語語序則爲“封部署之號，成爲掌管契丹諸行宫”。這是根據《漢教誌》在“入爲南面契丹諸行宫副部署”之後，接着是“明年，轉都部署”來解讀的。字的詞幹與經常被釋爲“契丹”的字的第一個原字相同。爲了行文通順，我們姑且把也釋爲“契丹”，是否正確，尚待來日之驗證。王弘力先生首先把字的詞幹釋爲“斡里朵”⑰。即實先生進而把釋爲“斡魯朵、行宫”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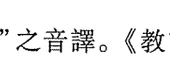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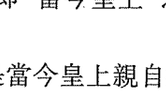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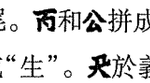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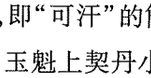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三行的於義分別爲“使”、“相之”、“號”、“封”、“北”、“東”、“路之”、“達領”、“詳穩”、“拜”。按漢語語序爲“使相之號，拜東北路之達領詳穩”。“使相之號”與《漢教誌》中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一回事。“拜東北路之達領詳穩”與《漢教誌》中的“（重熙）十年，授東北路之達領將軍”是一回事。於義爲“北東”，按漢語語序爲“東北”。把“東北”説成“北東”是契丹語的習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均如此。

《教誌》第十三行的於義分別爲“北”、“院”、“宣”、“徽”。與《漢教誌》中的“再歲，徽拜宣徽使”是一回事。《教誌》第十三行的於義分別爲“地之”、“事”、“知”。按漢語語序爲“知某地之事”。這或許與《漢教誌》中的“出知忠順軍節度使事”有關。字之前的兩個字或許是契丹語的“忠順”也未可知。

《教誌》第十四行的於義分別爲“左”、“院”、“夷離

⑰ 王弘力《契丹小字中的契丹》，《民族語文》1987 年第 5 期，第 64 頁。
⑱ 即實《謎林問徑——契丹小字解讀新程》，第 50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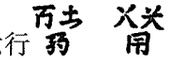
畢”、“等”、“號”、“賜”。按漢語語序爲“賜左院夷離畢等號”。《漢教誌》中的“（重熙）十五年，拜左夷離畢”即指此事。“夷離畢”是遼代漢語中的契丹語借詞，是音譯的契丹語官名。據《遼史 · 國語解》，“夷離畢，統軍馬大官”。我以前曾把誤釋爲“阿思”、“太和”等⑲。應予訂正爲“左”。《教誌》第十四行的於義分別爲“大”、“内”、“惕隱”。《漢教誌》中的“其年冬，遷授大内惕隱”即指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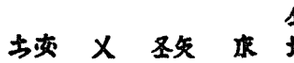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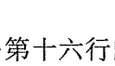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四行的於義爲漢語借詞“官誥”之音譯。《教誌》第十四行的本義爲“族系汗”或“家族汗”。但在此處爲“今上”即“當今皇上”之義。《教誌》第十四行的於義爲“撰”。可能是説給耶律宗教的官誥是當今皇上親自撰寫的。南京大學博物館所藏玉魁共有十一個原字⑳。其中的第一字於義不詳。於義爲“母”。是的所有格詞尾。和拼成單詞，於義爲“母之”。和拼成女性專用的單詞，於義爲“誕生”或“生”。於義爲“日”。和拼成單詞或，於義爲“族系”、“家族”。於義爲“汗”，即“可汗”的簡稱。和拼成單詞。從前後文意推測，爲“贈送”或“奉獻”之義。玉魁上契丹小字拼成單詞之後爲七個字。整個意思是“某母之誕日，當今皇上奉獻”。於義爲“當今皇帝”的類似例證還有《梁國王墓誌銘》第十七行的和第九行的，於義均爲“族系可汗（當今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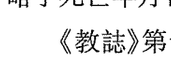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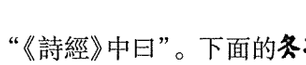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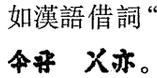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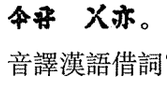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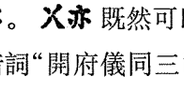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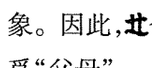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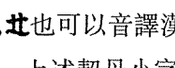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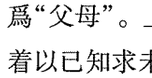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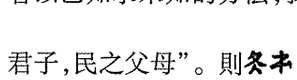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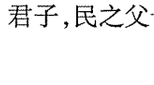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五行的原意是“兄弟之”，但契丹文字墓誌中往往當“横帳之”講。“横帳”是遼朝的專有用語，是指皇族。與皇帝稱兄道弟的關係是“横帳”，亦即皇族。《教誌》第十五行的於義分

⑲ 劉鳳翥《契丹小字解讀再探》，《考古學報》1983 年第 2 期，第 264 頁。
⑳ 徐琳《遼代玉魁考》，《文物與考古》2006 年第 4 期，第 100—10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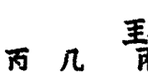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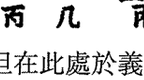
别爲“廣”、“陵”、“郡”、“王之”、“號”、“封”、“平”、“州之”、“事”、“知”。按漢語語序爲“封廣陵郡王之號,知平州之事”。《漢教誌》稱“(重熙)十七年,特封廣陵郡王。未幾,改遼興軍節度使”。二者内容一致。據《遼史·地理志四》,遼興軍治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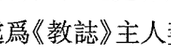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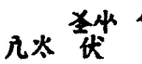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六行於義分别爲“旋”、“興”、“中”、“府”、“知”、“顯”、“陵之”、“事”、“知”。按漢語語序爲“旋知興中府,知顯陵之事”。這與《漢教誌》中的“翌歲,判興中府,二十一年,移鎮顯州”内容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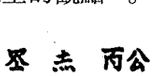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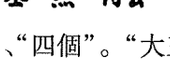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六行的於義分别爲“歲”、“六十”、“二於”、“久”、“病”。契丹小字“病”字的原形作。爲造格詞尾。可釋爲“因病”。和下面的,按漢語語序可譯爲“於六十二歲時,因久病薨於治所”。《教誌》第十六行的於義分别爲“治所”、“薨”。即“薨於治所”。字還可以根據不同情況釋爲“公署”、“行帳”之類。《教誌》第十六行的於義分别爲“大”、“限”、“俄”、“至”。是根據漢字墓誌中常用的套話作此釋文的,屬假説性質,是否正確,尚待來日之驗證。《漢教誌》中的“以重熙二十二年歲次癸巳,六月二庚午日薨於治所,享年六十有二。……積勞成痾,靡登脩數”與此處的“於六十二歲時,因久病薨於治所”和“大限俄至”等内容是一致的。《漢教誌》説明了死亡日期,《教誌》則省略了死亡年月日。

《教誌》第十九行的於義分别爲“詩於”、“曰”,按漢語語序爲“於詩曰”即“《詩經》中曰”。下面的肯定是引用了一段《詩經》中的話。我們對這段話試做解讀。契丹小字中,原字和有時可以互相替换。例如漢語借詞“將軍”一般作,但在《蕭高寧·富留太師墓誌銘》第八行却作。既然可以音譯漢語借詞“軍”,當然也可以音譯漢語借詞“君”。經常音譯漢語借詞“開府儀同三司”和“印牌司”的“司”,契丹語中有[ts]、[tsh]、[s]不分的現象。因此,也可以音譯漢語借詞“子”。可以音譯漢語借詞“君子”。於義爲“父母”。上述契丹小字所引《詩經》中的那八個字,我們已經知道了“君子”和“父母”,本着以已知求未知的方法,我們在《詩經·大雅·泂酌》中找到了適合上述結構的語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則二字於義分别爲“豈”、“弟”。“豈弟”在此處讀 kǎitì。“豈弟”又作“愷悌”,義爲“安樂平易”。在《蕭居士墓誌銘》第十五行被釋爲“黑龍年”的“黑”[21]。字在《蕭居士墓誌銘》第十五行被釋爲“人”[22]。我們推測於義分别爲“黑人之”或“黔首之”即“民之”。

五、《教誌》主人的妻室兒女

《教誌》第十九行的於義分别爲“女”、“人”、“惕隱”、“妃”。的本義是“女人”,但在此處於義爲“妻”。因爲契丹語中用“女人”表示“妻”的意思。“惕隱”本是契丹語的官名,但在此處作爲《教誌》主人妻子的名字。有“女性”、“母親”、“妻子”等意思,但在此處爲《教誌》主人妻子的身份,我們把它譯爲“妃”。理由是《教誌》主人的爵位是廣陵郡王,他的妻子可以爲王妃。即《教誌》主人妻子爲名叫惕隱的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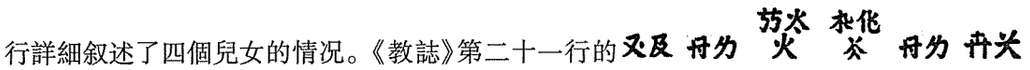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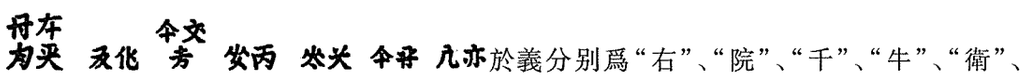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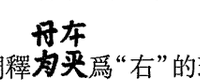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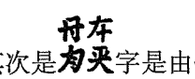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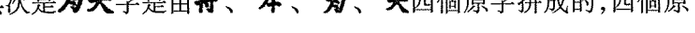
《教誌》第十九行的於義分别爲“國舅”、“少”、“父房”。《教誌》第二十行的於義分别爲“涅里衮”、“妊古只”、“相”、“公”、“解里寧”、“夫人”、“二人之”、“第五”、“女”、“韓”、“國”、“夫人之”、“號”。“涅里衮·妊古只”是《教誌》主人岳父的全名 。《教誌》第十九行的“國舅少父房”是“涅里衮·妊古只”的身份。“涅里衮·妊古只”的妻子名叫“解里寧”。《教誌》主人的妻子惕隱妃是涅里衮·妊古只相公和解里寧夫人的第五女,被封爲韓國夫人之號。《漢教誌》有“王所娶夫人蕭氏,妊古只·涅里衮相公女”,與此吻合。“妊古只”的解讀采納吴英喆先生的觀點[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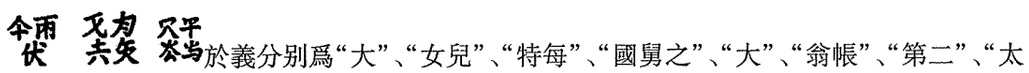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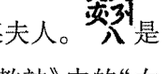
《教誌》第二十行的於義分别爲“大”、“王”、“妃之”、“男”、“女”、“孩子”、“四個”。“大王”是《教誌》主人的代稱。是説《教誌》主人大王和妻子王妃共有男女孩子四個。是“大王”和“妃之”的意思,是指兩個人。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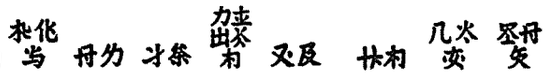
[21] 郭添剛、崔嵩、王義、劉鳳翥《契丹小字金代〈蕭居士墓誌銘〉考釋》,《文史》2009 年第 1 輯(總第 86 輯),第 238 頁。

[22] 郭添剛、崔嵩、王義、劉鳳翥《契丹小字金代〈蕭居士墓誌銘〉考釋》,《文史》2009 年第 1 輯(總第 86 輯),第 231 頁。

[23] 吴英喆《契丹語静詞語法範疇研究》,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4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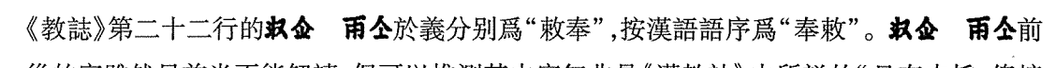
行詳細叙述了四個兒女的情況。《教誌》第二十一行的  於義分别爲“大”、“兒子”、“崇骨德”、“第二個”、“兒子”、“鐵離”。《教誌》第二十一行的  於義分别爲“右”、“院”、“千”、“牛”、“衛”、“將”、“軍”。這與《漢教誌》的“有子二人:長曰崇骨德,右千牛衛大將軍;次曰鐵離,右千牛衛將軍”的記載相一致。我們釋  爲“右”的理由是《漢教誌》中“右千牛衛大將軍”和“右千牛衛將軍”中的“右”字。其次是  字是由  四個原字拼成的,四個原字的音值分别被構擬爲[p]、[li]、[a]、[an][24]。契丹語的親屬語言蒙古語的喀喇沁方言“右”讀 baran[25]。達斡爾語“右”也讀 baran[26]。均與  的讀音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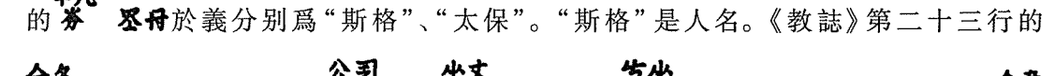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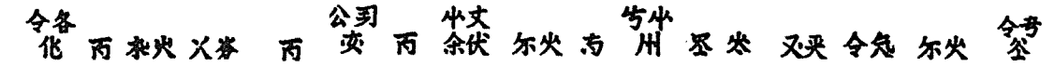
《教誌》第二十一行的  於義分别爲“大”、“女兒”、“特每”、“國舅之”、“大”、“翁帳”、“第二”、“太師”、“□”、“夫人”、“二人之”、“子”、“信陵”、“郎君於”、“嫁”。是説《教誌》主人的大女兒叫特每,嫁於信陵郎君。信陵郎君的父親是國舅大翁帳的第二太師,母親是某夫人。  是信陵郎君母親的名字,其音值尚不能全部構擬,因此不能音譯這個人名。《漢教誌》中的“女二人:長曰特每,適於國舅突德太師男信陵郎君婦”與此吻合。《教誌》中的“國舅大翁帳的第二太師”與《漢教誌》中的“國舅突德太師”是同一個人。他名叫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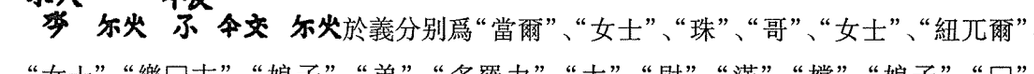
《教誌》第二十一行和第二十二行的  於義分别爲“第二個”、“女兒”、“胡覩古”、“國舅之”、“大”、“翁帳”、“控骨里”、“太保於”、“嫁”。按漢語語序爲“第二個女兒胡覩古,嫁於國舅之大翁帳的控骨里太保”。《漢教誌》有“次曰胡覩古,適於國舅阿没郎君男控骨里太尉婦”,二者基本一致。

㉔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室契丹文字研究小組《關於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 年第 4 期,第 94—95 頁。
㉕ 孫竹主編《蒙古語族語言詞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45 頁。
㉖ 那順達來《漢達詞典》,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35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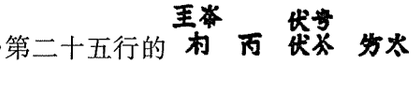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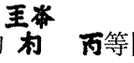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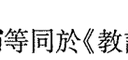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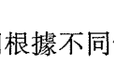
六、《教誌》主人的葬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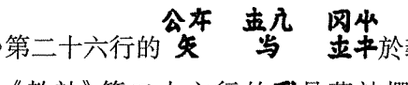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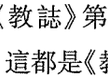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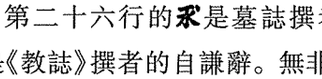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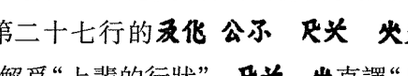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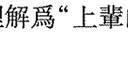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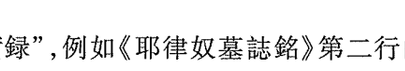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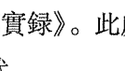
《教誌》第二十二行的  於義爲“重熙廿二年八月十二日於”,按漢語語序爲“於重熙廿二年八月十二日”。這是《教誌》主人下葬的日子。《漢教誌》中的“以其年八月十二日戊申,附葬於乳陵之西麓”與此内容基本一致。《教誌》第二十二行的  於義分别爲“敕奉”,按漢語語序爲“奉敕”。 前後的字雖然目前尚不能解讀,但可以推測其内容無非是《漢教誌》中所説的“且有中旨,俾摭遺芬,式揚終古之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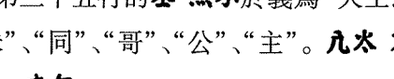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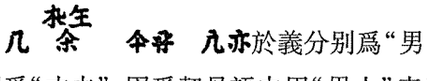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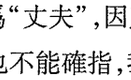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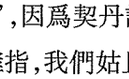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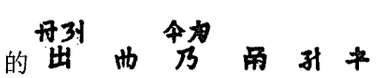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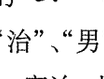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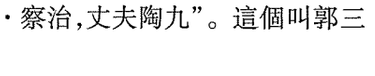
《教誌》第二十二行的下半行至第二十四行列舉了一些出席葬禮的人員。如前所述,由於  字的意義比較寬泛,有“母”、“女性”、“妻子”等義。而在此處出現了多個 字,爲了釋文連貫,我們姑且以現代漢語的“女士”稱之,但原義絶對不是“女士”。《教誌》第二十二行的  於義分别爲“斯格”、“太保”。“斯格”是人名。《教誌》第二十三行的  於義分别爲“當爾”、“女士”、“珠”、“哥”、“女士”、“紐兀爾”、“女士”、“樂□古”、“娘子”、“弟”、“多羅力”、“太”、“尉”、“滿”、“檔”、“娘子”、“□”、“□”、“娘子”、“羅”、“節”、“娘子”。我們把它標點爲“當爾女士、珠哥女士、紐兀爾女士、樂□古娘子、弟多羅力太尉、滿檔娘子、□□娘子、羅節娘子”。目前我們還不清楚這些人與《教誌》主人是什麽關係。《教誌》第二十三行的下半行還出現了國舅的某夫人、某女士、某娘子。我們不僅不清楚這些人與《教誌》主人是什麽關係,連他們的名字也無法構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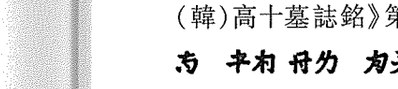
《教誌》第二十四行的  於義分别爲“男”、“孩子”、“崇骨德”、“兒媳”、“仙”、“丹”、“女”、“鐵離”、“兒媳”、“胡覩古”、“女”、“孩子”、“大個的”、“特每”、“娘子”、“女婿”、“信陵”、“郎君”、“第二個”、“女兒”、“胡覩古”。我們把它標點爲“男孩子:崇骨德,兒媳仙丹女;鐵離,兒媳胡覩古。女孩子:大個的特每娘子、女婿信陵郎君,第二個女兒胡覩古”。列舉了出席葬禮的兒子、兒媳、

女兒、女婿的名單。《教誌》主人的二兒媳婦與二女兒都叫於義爲“福”的“胡覩古”。

《教誌》第二十五行的於義分別爲“惕隱”、“妃”、“妹”、“同”、“哥”、“公”、“主”、“陶烏”、“別胥”、“大”、“兒子”、“崇骨德”、“太師”。我們把它標點爲“惕隱妃、妹同哥公主、陶烏別胥、大兒子崇骨德太師”。這又是一份家屬名單。其中的等同於《教誌》第十九行出現的,即《教誌》主人的妻子“惕隱妃”。一詞根據不同情況可以翻譯爲“同胞兄弟”或“同胞姐妹”,此處在它下面出現的是“公主”和“別胥”等女性,所以我們釋爲“妹”。其實究竟是“姐”還是“妹”尚不能確定。我們姑且假定是“妹”,以待來日之驗證。“別胥”是遼代漢語中的契丹語借詞,是已婚女人的契丹語封號,義爲“王妃”或“誥命夫人”之類。我們從此處得知《教誌》主人有兩個姐妹:一爲同哥公主、一爲陶烏別胥。

《教誌》第二十六行的於義分別爲“墓”、“誌”、“撰”。按漢語語序爲“撰墓誌”。《教誌》第二十六行的是墓誌撰者的名字。緊接着的於義爲“歲”、“少”。這都是《教誌》撰者的自謙辭。無非是說些歲數年少,學識短淺,難當重任云云。《教誌》第二十七行的於義分別爲“上”、“代”、“日之”、“事於”。我們理解爲“上輩的行狀”。直譯“日之事”就是“每日的事”即“日記”之類,可以釋爲“實録”,例如《耶律奴墓誌銘》第二行的直譯是“七聖之日事”,即《七朝實録》。此處的是說撰寫墓誌時,參考了《教誌》主人的上代的行狀。

《教誌》第三十五行的於義爲“大王之”。同行的於義分別爲“妹”、“同”、“哥”、“公”、“主”。與同爲漢語借詞“公主”之音譯。於義分別爲“男”、“人”、“智不困”、“將”、“軍”。在此處翻譯爲“丈夫”,因爲契丹語中用“男人”表示“丈夫”。這個“智不困將軍”究竟是誰的丈夫目前也不能確指,我們姑且假定他是“同哥公主”的丈夫,以待來日之驗證。《教誌》第三十五行的於義分別爲“孩子”、“郭”、“三”、“察”、“治”、“男”、“人”、“陶”、“九”。如前所述,“男人”即“丈夫”。我們把它標點爲“孩子郭三·察治,丈夫陶九”。這個叫郭三·察治的孩子是誰的孩子,我們目前還没有

研究清楚。我們之所以把人名譯爲“郭三”的理由,是因爲出現在《耶律(韓)高十墓誌銘》第九行,被譯爲人名“郭三”㉗。《教誌》第三十五行和第三十六行的於義爲“叔父的兒子阿□哥”。此處的“叔父”是否爲《教誌》主人的叔父尚不能確定。《教誌》主人的叔父是耶律隆裕(《遼史·皇族表》誤作“隆祐”),他的兒子有周王胡都古、魏王合禄、衛王宗熙等,没有叫“阿□哥”的。

七、小 結

《教誌》是目前傳世最早的契丹小字資料。由於有《漢教誌》同時出土,二者雖然不是互相翻譯的,但二者相同的内容很多。同一内容也互有詳略,可以互相參證,互相補充。限於目前契丹小字的整個解讀水平,對《教誌》的解讀雖然有限,但即使根據現有的解讀成果,我們對《教誌》主人耶律宗教的了解遠比《漢教誌》提供的信息多,例如他胞弟“猪糞太師大王”和他的胞妹同哥公主以及陶烏别胥的情況都是靠解讀《教誌》而知道的。如果把《教誌》徹底解讀了,我們會對耶律宗教有更多的了解。我們期待着那一天儘快到來。

順便説明,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項目“契丹文字與遼史、契丹史:跨學科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之一。爲了使學界便於研究《教誌》,特把漢字《耶律宗教墓誌銘》和李春梅老師摹録的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誌銘》附録於文末。

[附録一]漢字《耶律宗教墓誌銘》

墓誌蓋文字:大契丹國廣陵郡王墓誌銘記

墓誌文:

故保義軍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奉先軍節度使事、廣陵郡王墓誌銘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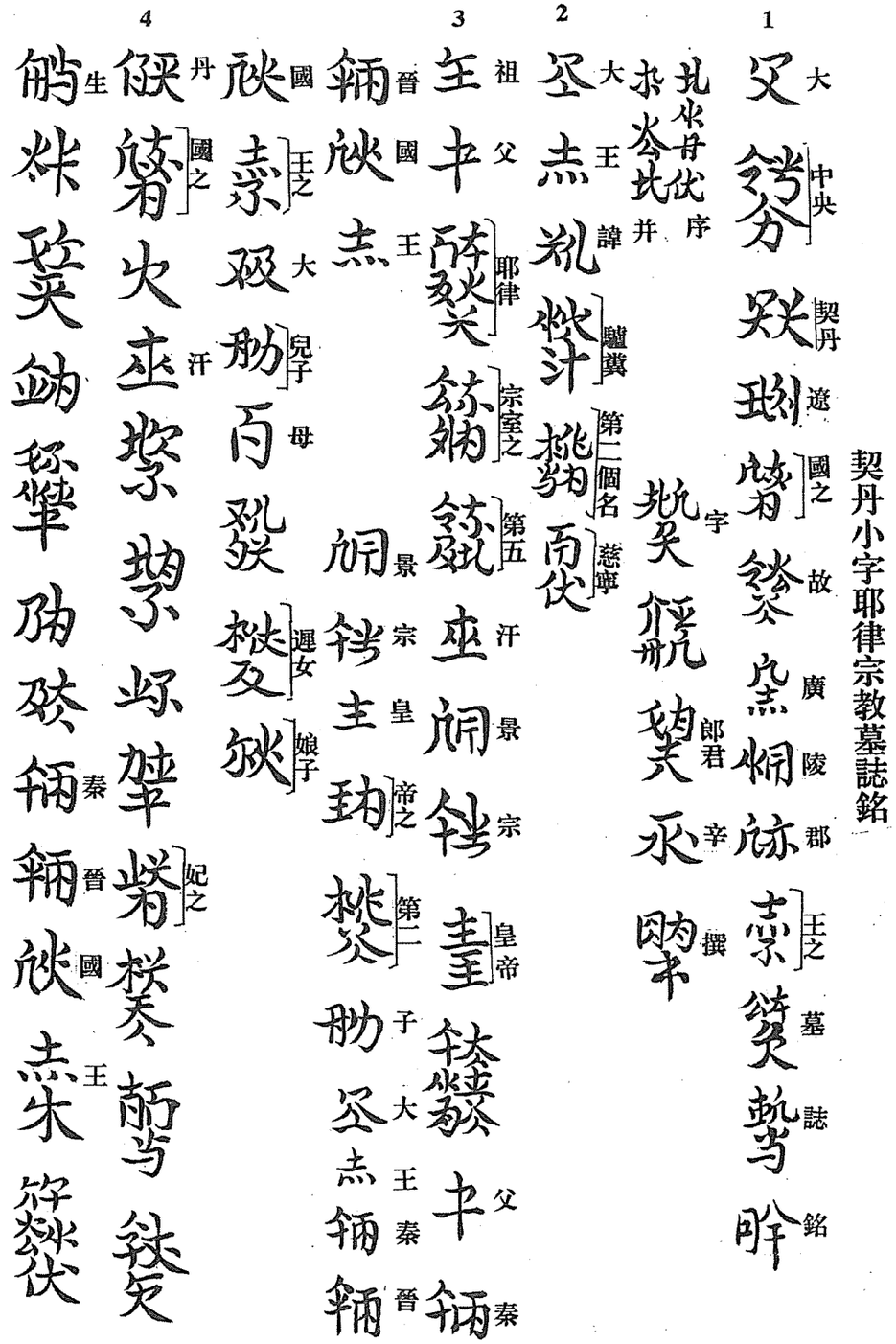
樞密承旨、銀青崇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行左拾遺、驍騎尉張嗣復奉敕撰

皇兄故保義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陵郡王,以重熙二十二年歲次癸巳,六月二庚午日薨于治所。享年六十有二。皇帝篤鴒原之立愛,嗟鳳幹之彫陰。思極哀榮,用崇典禮。詔濟州刺史孫文式持節監護喪事。於是備羽葆輅車之飭,用旆常蕭[蕭]鼓之儀,導王之神柩,以其年八月十二月戊申,附葬於乾陵之西麓。且有中旨,俾摭遺芬,式揚終古之恩也。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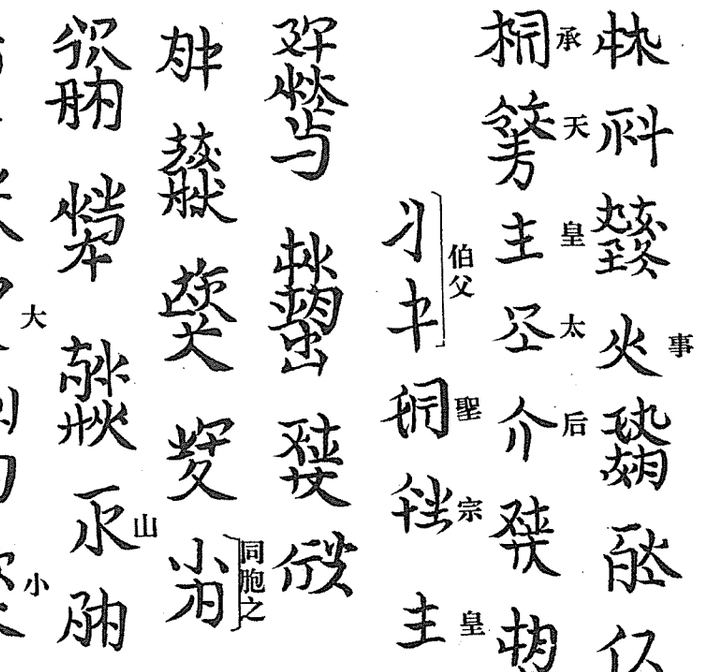
㉗ 劉鳳翥、清格勒《遼代〈韓德昌墓誌銘〉和〈耶律(韓)高十墓誌銘〉考釋》,《國學研究》第 15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6 月,第 137 頁。

和炳靈，王氣宜精。承帝室之多慶，冠宗藩之上英。綠縠綠車，顯名王之貴；琱戈旅矢，居方伯之榮者，王實有焉。王諱宗教，字希古，實孝成皇帝之諸孫，孝貞皇太叔之胤子。母曰蕭氏，故渤海聖王孫女遲女娘子也。王機神高朗，宇韵宏坦。敏從政而多裕，樂爲善而秉彝。岐嶷含章，聊達著美。星濆稟潤，靈派本殊。天駟呈材，奇踪自遠。開泰八年，始授王子郎君將軍。太平初，改授始平軍節度。五年，南面林牙。循東周之舊制，通達友邦；擢西楚之茂材，端居辭禁。七年，出領彰國軍節度使。俄換崇義節制。重熙元年，遷天德軍節度使。三之治其政如一，環封飲惠，載路興謡。七年，入爲南面契丹諸行宫副部署，明年，轉都部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朝議以挹婁古壤，肅慎荒陬，思得懿親，以綏遐俗。十年，授東北路達領將軍。再歲，徵拜宣徽使。十四年，出知忠順軍節度使事。董戎關域，屢宣方邵之勛。謨謨廟堂，登贊皋夔之職。十五年，拜左夷離畢。其年冬，遷授大内惕隱。十七年，特封廣陵君王。未幾，改遼興軍節度使。翌歲，判興中府。二十一年，移鎮顯州。王荷兩朝分爵之恩，承二紀展親之寵。洎領是鎮，益施精力。親奉蒸嘗，致虔於聖寢。無舍蚤夜，盡智於公家。積勞成痾，靡登脩數。嗚呼哀哉！王所娶夫人蕭氏，妊古只·涅里衮相公女。閨風蕙振，壹德金貞。忍違偕老之期，自固靡它之誓。有子二人：長曰崇骨德，右千牛衛大將軍。次曰鐵離，右千牛衛將軍。肯構象賢，韋興先閥。垂囊典衛，並列通班。女二人：長曰特每，適於國舅突德太師男信陵郎君婦。次曰胡覩古，適於國舅阿没郎君男控骨里太師婦。惟王體星岳之上靈，挺龜河之傴格。孝友仁義，咸謂生知。温恭惠和，率爲性近。宜乎！永綏吉禄，克享遐年。追岐薛之前歡，樹間平之茂業。噫！重玄匪慙。景命不融。兹所以軫萋哲之長懷，發殲良之永嘆者也。臣屬文非敏，昧學是慚。承詔震惶，謹爲銘曰：帝室勃興，宗英間出。麟趾馳名，龍章挺質。既從外傅，歷居崇秩。兩總民圖，七司戎律。爵峻王封，位隆台席。天不憖遺，人有斯疾。頹岳靡待，閟川長畢。宸宁增悲，邦儀備物。攢翌琴漓，騰葭蕭瑟。安彼厚夜，臨兹遠日。鶴吊空傷，烏占協吉。雙表峨峨，新阡鬱鬱。吁嗟廣陵，永居此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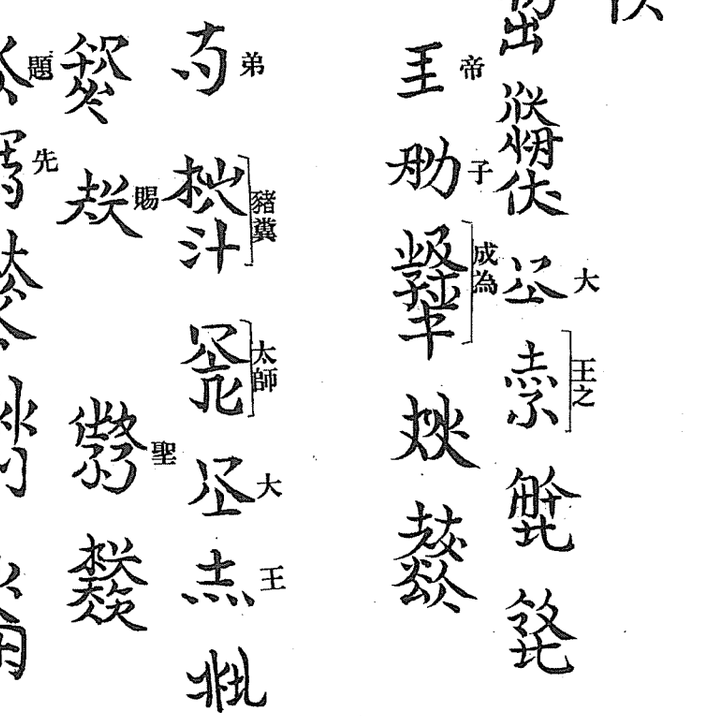
[附録二]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誌銘》



5


承天皇太后
伯父
聖宗皇帝
事
大
王之
成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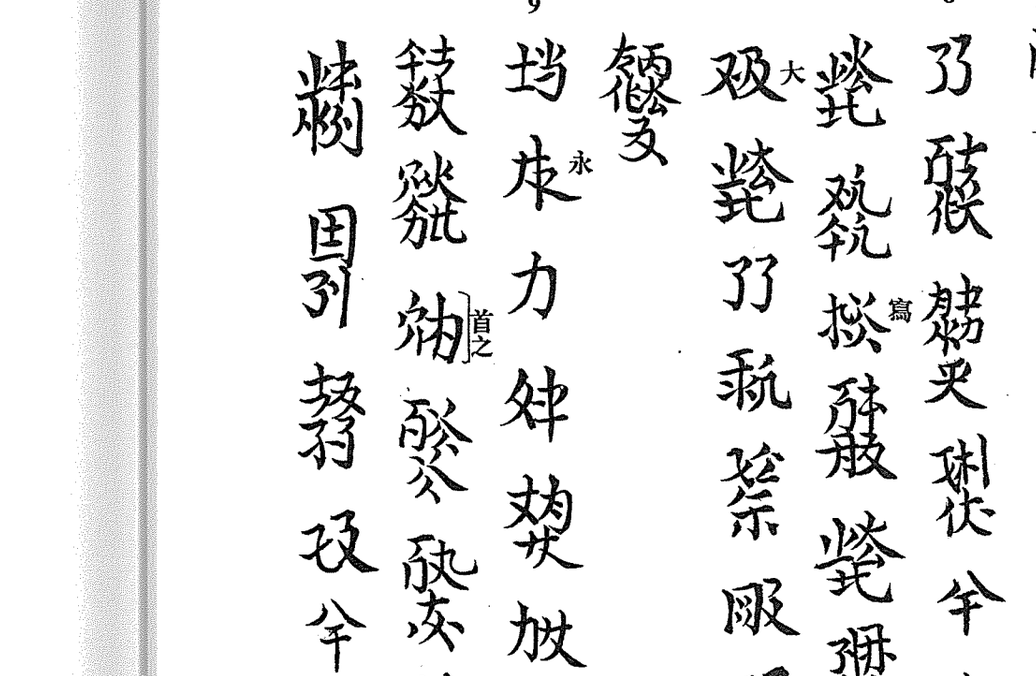
6


同胞之
山
弟
豬糞
太師
大王
聖
賜
題
先
小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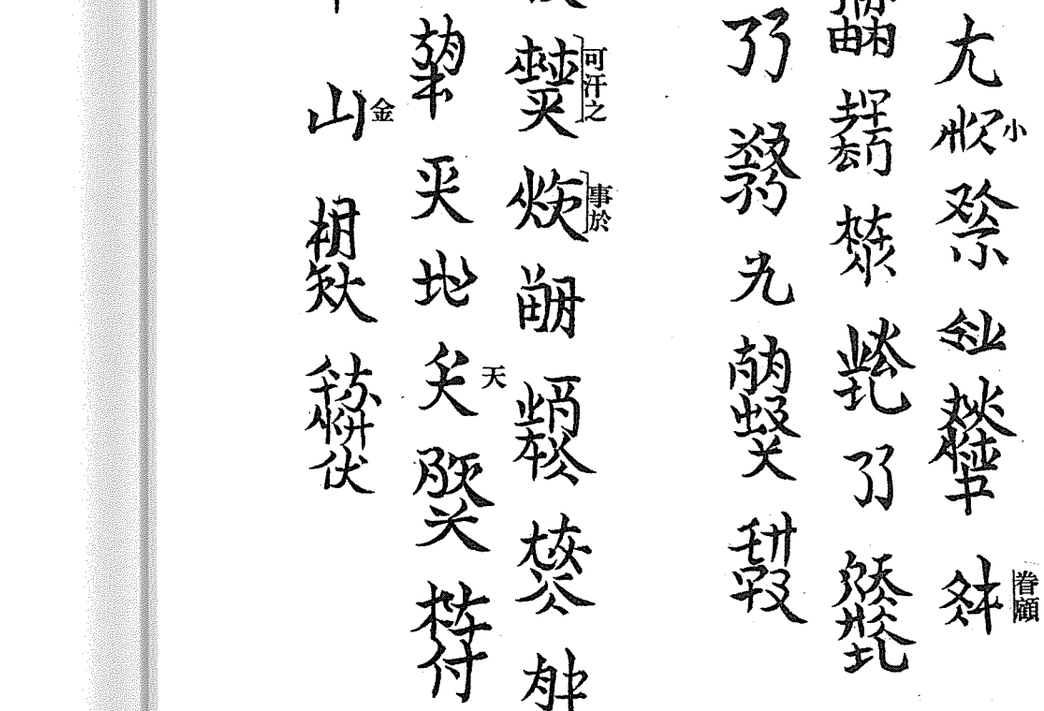
7

于之
也
人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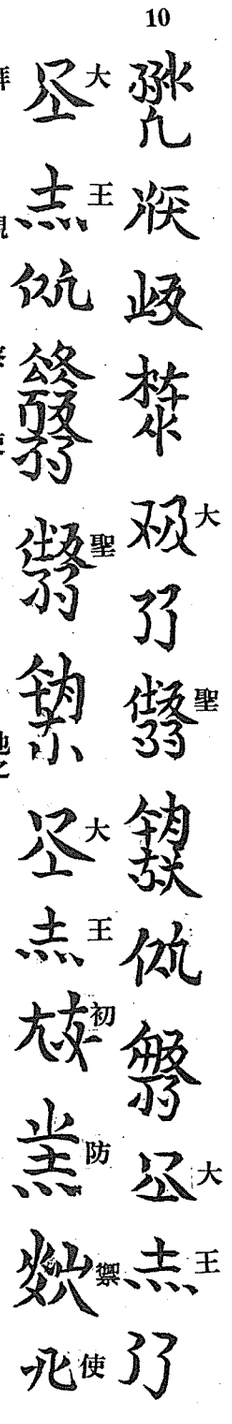
8


寫
大
小
眷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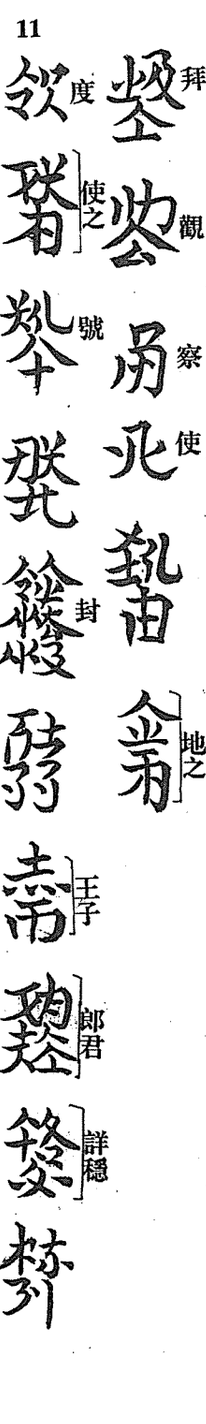
9


永
可汗之
事於
首之
天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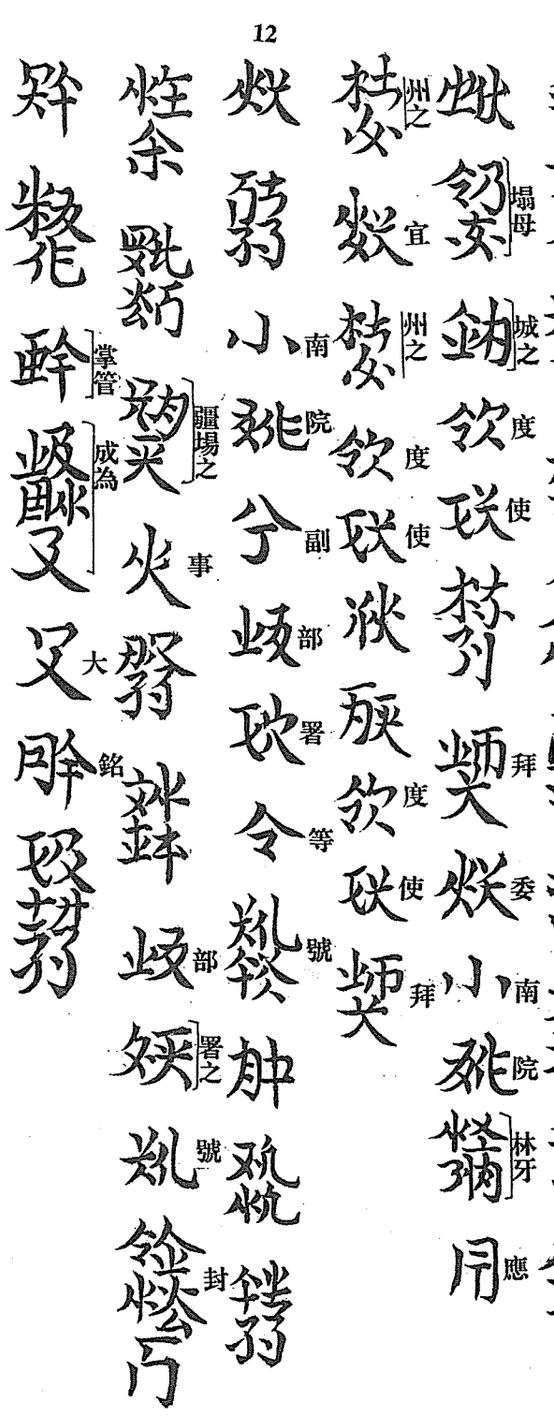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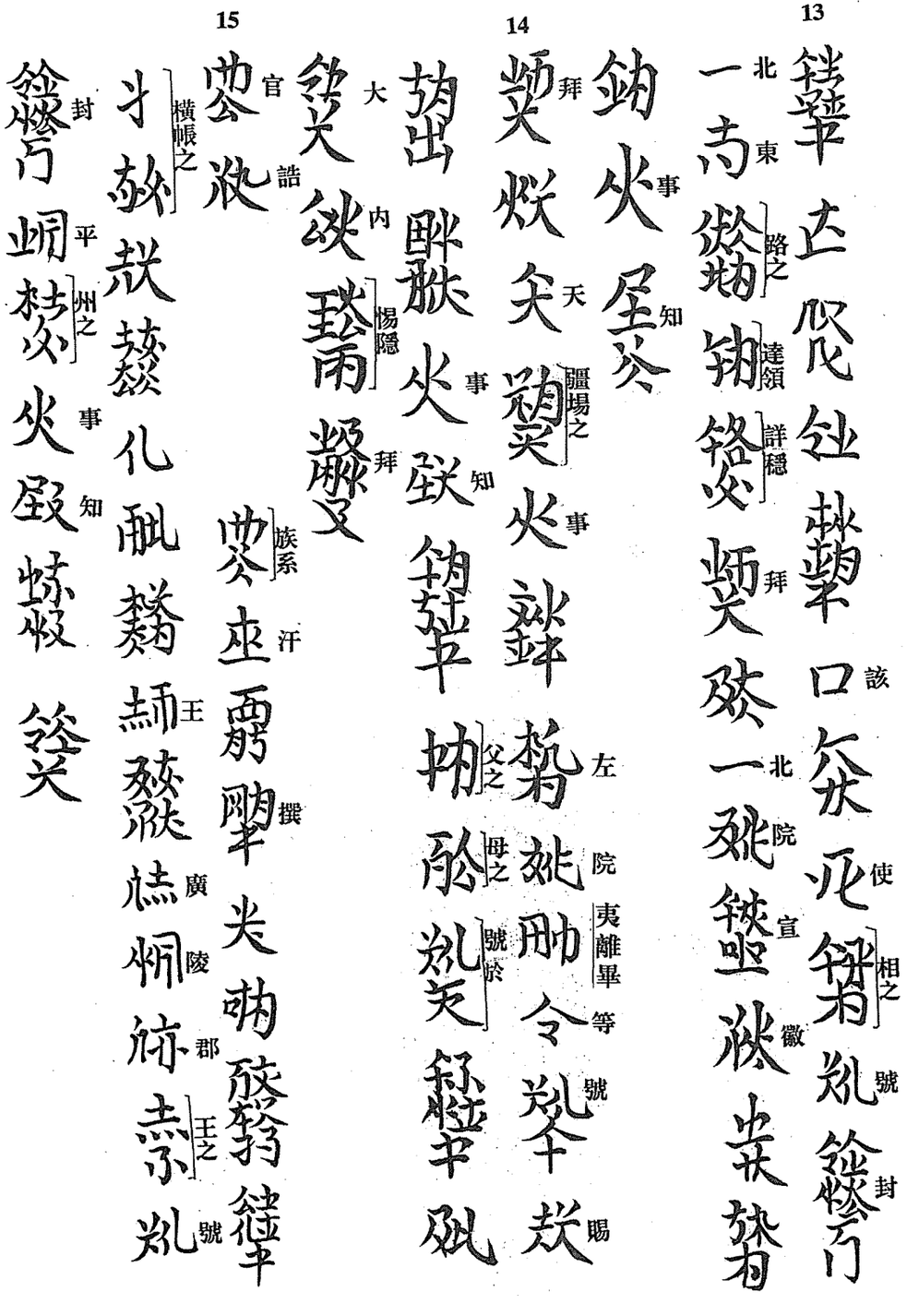
11



12



13



14

15

16

旋 興中府知事 乾 陵之 署 薨 大 限 俄 至 歲 六十 於 久 病

17

奉 福 賜 號 事 天 大 王 妃 之 子 男 女 孩子 四個 第二個 兒子 鐵離 右 院 妃之 國舅之 大 翁隈 第二 太師 女 嫁 第二 女 夫人之 夫人 二人之 子 信陵 郎君於 特每 夫人之 兒子 崇骨德 大 將軍 大 女兒 少 父房 公 解里 相 妊古只 國舅之 乙室已 母 詩於 曰 眷顧 君子 黔 黎之 父 母 涅里袞 號 夫人之 夫人 二人之 第五 女 韓 國 第 妻 楊隱

18

19

20

21

22

胡覩古 國舅之 大 翁帳 控骨里 太保於 八 月 十 二 日於 日 事 重熙 二十二年

23

太 尉 娘子 夫人 國舅之 崇骨德 娘子 事 娘子 弟 節 娘子 娘子 娘子

24

男 孩子 大 特每 娘子 婿 信陵 郎君 第二 女 胡覩古 又 女 胡覩古 又 女 孩子 丹 女 鐵離 女 知 顯 州 仙

25

大 別胥 大 兒子 崇骨德 太師 南院 主 陶 女 同胞 同 哥 公 楊隱 事 久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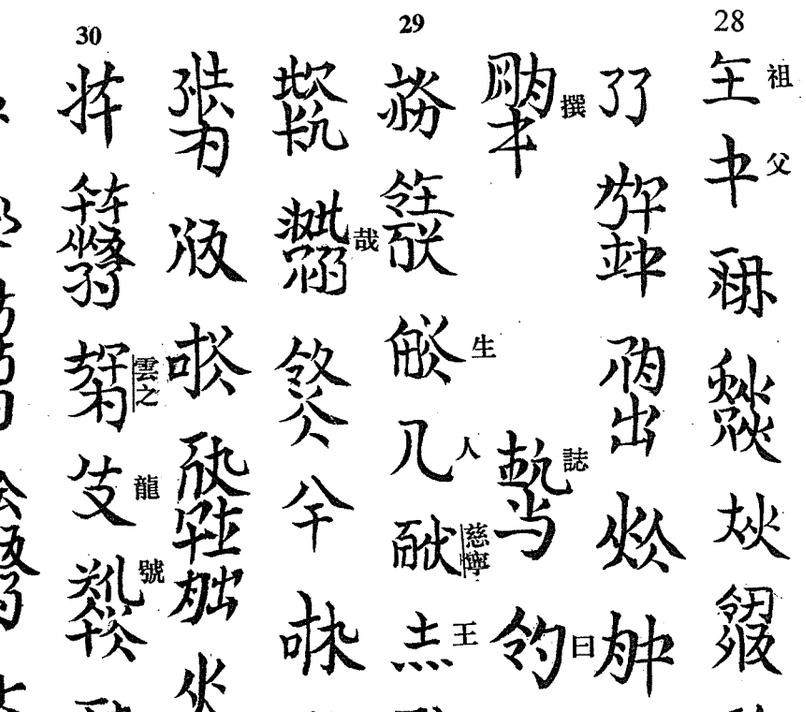
26

誌 撰 歲 少 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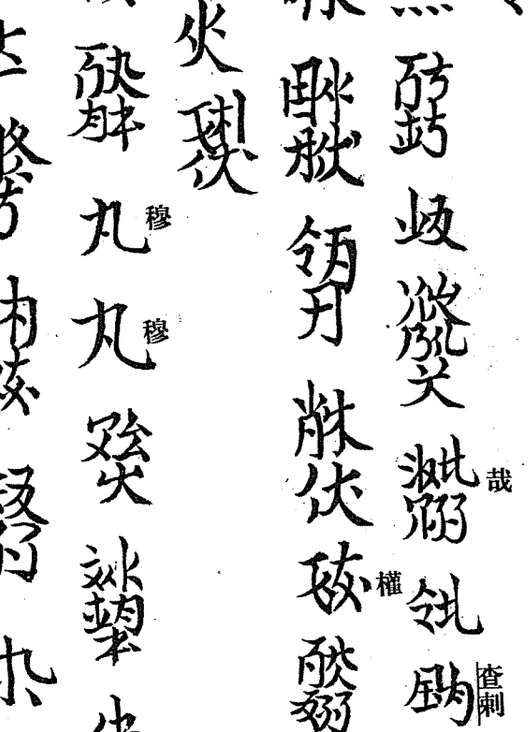
27

事 上 代 日 事於 代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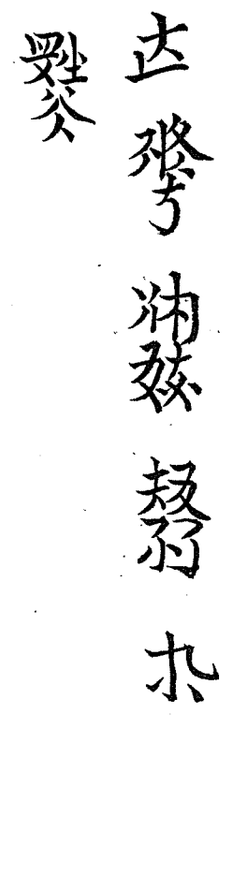
28 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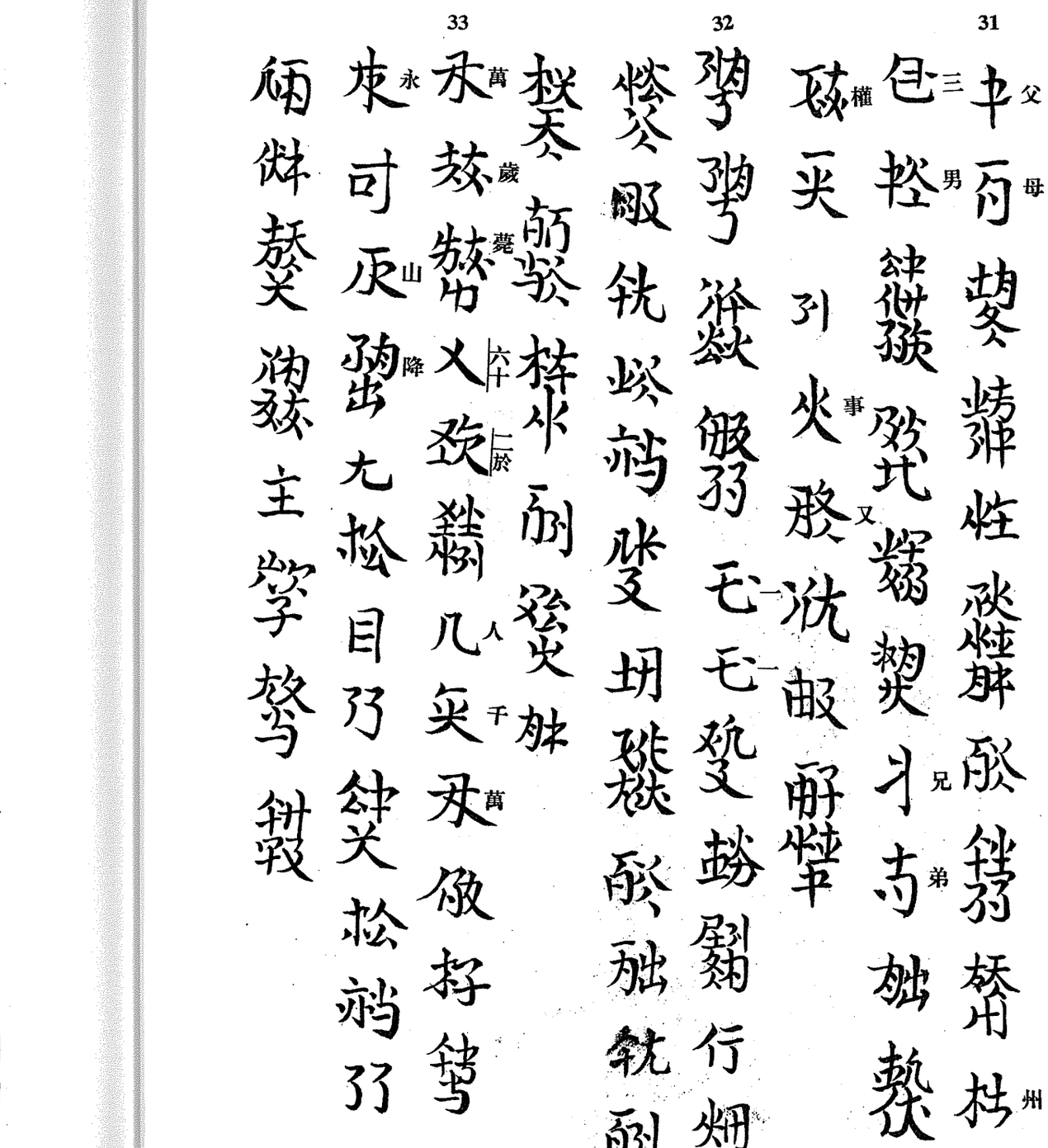
29 撰誌人生慈惇王曰



30 雲之龍號小大



31 父母三男兄弟事又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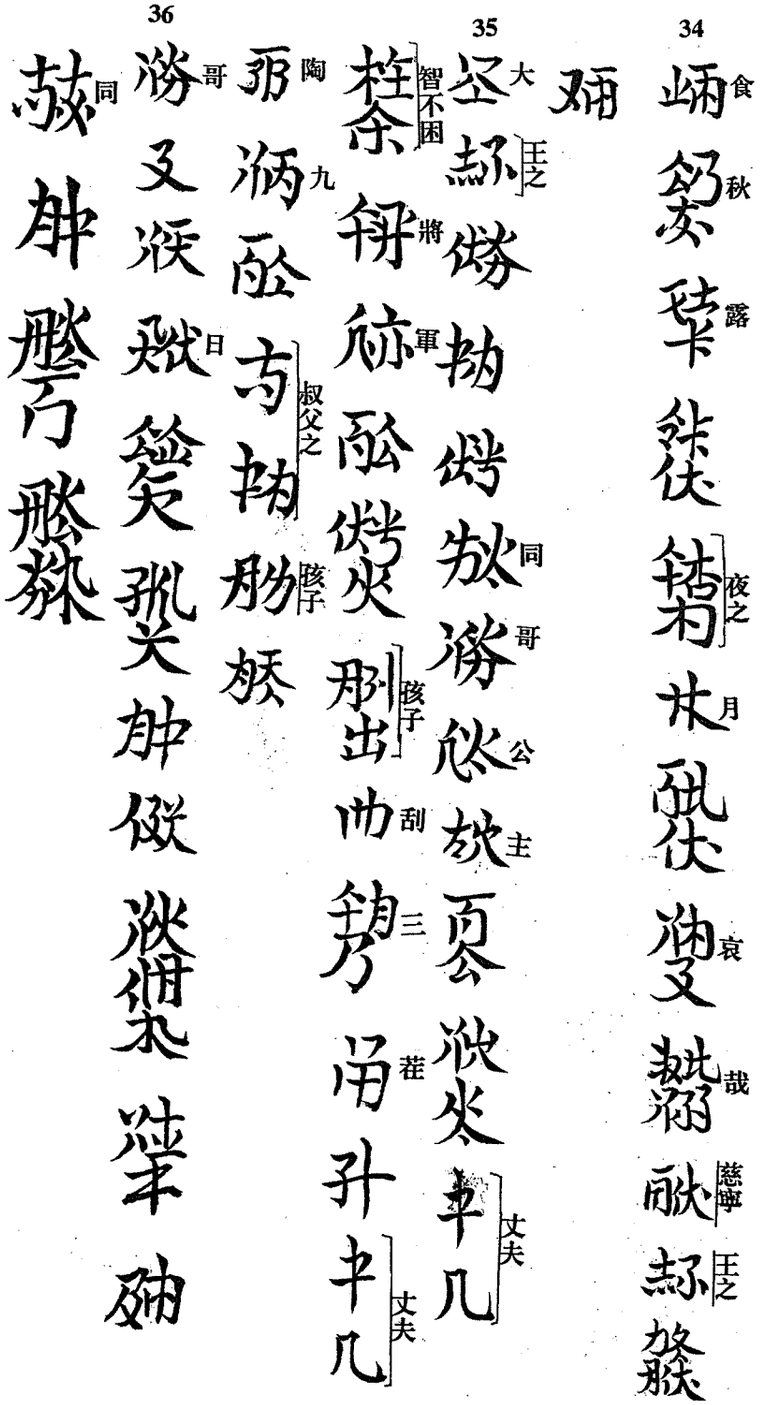


32 州

33 萬歲永山降六十二於人千萬

穆穆

載墓誌載權



明代前期九邊薊鎮形成考論

胡 凡

明王朝興起後，朱元璋派徐達和常玉春率大軍北伐，將元王朝趕回漠北，由此而建立了對全國的統治。爲了防備蒙古族的重新南下，又按照“固守封疆”的方針，在北邊沿綫部署重兵加以防禦，朱棣即位後又將都城遷到北京，因而造成整個明代“邊防甚重”的局面，《明史》所謂“東起鴨緑，西抵嘉峪，綿亘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①，是爲明代的九邊防綫。但是《明史》關於九邊軍鎮設置的記述是不對的②，特別説到薊鎮“薊之稱鎮，自（嘉靖）二十七年始”③則更加錯誤。那麽薊鎮究竟形成於何時呢？本文即擬對此作一考究，以就教於學者和方家。

一

關於明代九邊包括薊鎮的形成與演變，除了古史的記載外，今人也進行了很多研究。古史的記載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基本面貌相似，如《九邊圖論》、《皇明九邊考》、《春明夢餘録》以及《明史》的説法大體一致，這顯然是後人修史照録前人材料所致，其結果就是將前人的錯誤也繼承下來，以薊鎮的形成而論就更是如此。但在當今學者的研究中，關於薊鎮的形成問題觀點也頗不一致。

范中義先生是研究明代軍制的專家，較早對明代九邊的形成時間給以關注，他認爲：《明史》所講“薊之稱鎮，自二十七年始”是不準確的，《四鎮三關志》卷一《建置考 · 薊鎮建置》載“永樂二年設總兵官，駐寺子谷，鎮守邊關，遂爲薊鎮云”，退一步説，即使不是永樂二年，那麽至晚到天順、成化年間已設立總兵官。薊州作爲一個完全的邊防重鎮確立於成化八

① 《明史》卷九一《志》第六十七《兵三》，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235 頁。
② 詳見拙作《明代洪武永樂時期北邊軍鎮建置考》，《文史》2006 年第 4 輯。
③ 《明史》卷九一《志》第六十七《兵三》，第 2241 頁。

文　史（季刊）
WEN　SHI

主管：中國出版集團
主辦：中華書局
編輯：《文史》編輯部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郵政編碼：100073）
電話：86-10-63311242
網址：http://www.zhbc.com.cn
電子信箱：wenshi@zhbc.com.cn
出版：中華書局
印刷：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
國內發行：河北省廊坊市郵政局報刊發行局
郵發代號：18-350
國外總發行：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
（北京399信箱）
國外發行代號：　Q1694
國內統一刊號：CN11-1678/K
2010年11月1日出版

定價：32.00元

9 770511 471002 04>

ISSN 0511-4713

文　史

二〇一〇年
第四輯

中華書局